



在印度，女性更像是低种姓的一种，**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很少有机会能为自己争取权利。**

菲看了纪录片后，印象最深的是案件主犯在法庭上的漠然辩解：“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体面的女孩不会晚上八九点还在街上闲逛。对于强奸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男女是不平等的，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而不是在街上晃悠，做不该做的事，穿不该穿的衣服……我们只是想给她们一个教训，告诉女人这么晚还上街是不对的……如果我是错的，那么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强奸犯，他们为什么不受到惩罚……死刑只会让女孩更加危险……以前，他们会说‘放了她，反正她也不会说出去’，现在他们再强奸谁，不会丢下女孩子，而会杀了她。”

“过去的90年间，印度失去了三千万女婴，她们一出生就被溺死……”郭菲写道，“当人们诅咒他人时，他们说：愿你生个女儿。”

## 一个矛盾的印度

2012年“黑公交案”发生时，陈先生正在印度公干。“当时新闻里都在说这件事，街上也有游行抗议。”在他看来，印度强奸案高发，背后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根植在民族血液里的男尊女卑思想，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动物性较强，法律和道德意识淡漠，再加上对性的理解不同，导致印度男性自律意识较差，容易做出攻击女性的极端

行为。”陈先生在印度工作了四年，对此已经见怪不怪。

如果说强奸案是极端案例，那么印度妇女整体在社会上的地位偏低，又是另一个事实。“印度是允许女性出门、就业、正常工作的，在餐厅、商店、银行和政府部门，我们都可以看到职业女性。最近这些年妇女的整体处境是有提升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不过有一点没来过印度的人可能无法体会——大家都知道印度盛产美女，宝莱坞电影里有很多高鼻梁大眼睛的印度美女——但是走在印度白天的街上，你能看到的大都是肤色较深的女人。印度天气炎热，美女可能在车里，在高档场所里，不怎么能让你看见。”

在陈先生看来，贫富差距和生活的两极化是印度的一个大问题：“富人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住在带小院的别墅，而贫民窟的穷人，物质生活真的很苦——别说家徒四壁，他们的家连四壁都没有，只是四面透风的棚子。德里最繁华的商场，旁边就是贫民窟，对比特别强烈。”

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是原因之一。“其实印度近年来也在逐渐消减种姓制度的影响，一些低种姓的人，通过教育、经商等途径改变命运，虽然身份可能不高，但生活品质并不差。反过来说，从前我们对印度人的印象是‘包头’，可能因为接触到很多包头的门童——锡克教有教义规定，哪些‘低等’的工作不

能去做，即使最窘迫的时候，也只能去酒店当门童，所以有些锡克教的人会在酒店工作，包着头巾。”

2009年初到印度新德里时，陈先生觉得，这里就像中国70年代的县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街上都是“三蹦子”，卫生情况也不好：

“喝的水是橘黄色的，像鲜橙多。”尽管平时已经注意不饮自来水，陈先生在印度的几年里还是经常拉肚子。让人想起美剧《外包公司》里，初来乍到印度的欧美人会互相劝告：不要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呆久了以后，他把印度的落后归结于懒散与低效：“那里的人工作效率非常低，要是空调坏了，三五天也修不好，永远让你等一等，永远有等不来的明天。现在印度也有不少外资企业进驻，但处处碰壁，不是遇到霸王条款，就是没有契约精神的判罚。这些都导致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却一直没能高速发展起来。”

但他也承认，从另一面看，印度雇员们普遍心地善良，待人真诚。

“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实情就是如此。他们虔诚、踏实，尤其是那些和中国人相处久了的员工，变得很勤劳，合作非常舒服。而且他们普遍非常知足，不会说得到了一就想要二——手里有一块饼，蘸着咖喱汤汁吃，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舒展的笑容。”回国后，陈先生也会惦记松软印度烤饼和市场上无数种香料现磨现卖的咖喱粉。

“印度人好像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有个笑话是印度人说：‘我们要努力了，再不努力，中国就要超过我们了。’民间似乎普遍有这种情绪，而官方对此也并不反对。”